

As Pertinacious
As You Were A
Teenager

岁月不曾打败少年，

欧阳乾
OUYANG QIAN'S WORKS
著

住在心底的纯真与炙热

是我们对抗这个残酷世界的火种。

如果血仍未冷，

如果你还敢爱。

借我执拗 如少年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借我执拗 如少年

AS PERTINACIOUS

AS YOU WERE A TEENAGER

欧阳乾
著

OUYANG QIAN'S WORKS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借我执拗如少年 / 欧阳乾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4
ISBN 978-7-5502-7423-5

I . ①借… II . ①欧… III . ①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9273 号

借我执拗如少年

作 者: 欧阳乾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产品经理: 周乔蒙 沈 路
特约编辑: 黄川川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53 千字 880mm×1270mm 1/32 印张: 7.5

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423-5

定价: 3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68210805

序

悲欢皆不必承载

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但这些故事的主角都不是我，他们是上班族、无业游民、资深混子、贩夫走卒、江湖好汉……说白了，他们都是我身边的人。我曾经一度很奇怪身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奇葩，他们不务正业，敢爱敢恨，热血澎湃，脆弱孤独，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活得像异类。他们干得最多的事情，就是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突然爆发，给予你的人生哲学会心一击，就像我当初最痞的一个兄弟做了老师，平时老老实实的同学成了地痞混混儿，花心的学姐做起了全职妈妈，善良的初恋竟然在酒吧坐台……

红尘万丈，光怪陆离，有时候我穿行在他们的故事里，就像穿行了整个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所有的悲伤都会有结果，所有的眼泪都会有归宿。在每一个重口味的表象背后，都有一个牛逼闪闪的灵魂。我爱极了身边的这些家伙们，即使过去多年，仍记得他们当初的样子，仍能触摸到他们的体温，在我写下他们每一个人名字的时候，心里都会滚过长久的浩叹。当时光和往事变成一场叙述的时候，你尽可以在听完以后，起身离开，至于其中的悲欢，皆不必承载。



壹

我想到那天站在操场上孤独的身影，我想到那张从录像厅里出来时因为兴奋而涨红的面孔，我想到那瘦弱的手臂上仓促潦草的文身，我想到那满头的黄发如同落寞的夕阳……蓦然回首，这仿佛只是一场男人的白日梦，我们终究都会醒来。

我的道上兄弟 002

跳钢管舞的男人 018

这个江湖寂寞如雪 033

一个人的门派 046

贰

他出没的时间很固定，经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出现在大杂院里。他有时候梳着火红的分头，有时候嘴里叼着一根香烟，从我窗下优雅地走过去。

心中的火焰 062

漫长的告别 071

帝国时代 081

没有故乡的人 088

叁

直到多年以后，我也没能达到曾浩的境界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曾浩在我心目中立了一座高峰。后来每次看到颁奖典礼中谁谁又拿了影帝影后的，我便忍不住嗤之以鼻。

非典的兵荒马乱 104

职场杀手 130

如山 143

富二代的逆袭 155

肆

可惜的是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都或多或少地疯狂迷恋过几个姑娘。那些姑娘就像勾魂使者，一个眼神，或是一个照面，就夺去了你的心肝脾肺肾，让你无力反抗，只能日渐沉沦。

玩命爱一个婊子 172

不是爱情故事 188

25号 199



壹

我的道上兄弟

- 1 -

2013年的春天，我不知道乱吃什么东西吃坏了肚子，得了急性肠胃炎，住进了医院。进医院的第二天，曹亢给我发短信，说要来看我。我的手放在按键上犹豫了半天，还是给他回了两个字：“来吧。”

末了又加上一句话：“别拿东西。”

其实，我是不想让他过来看我的，在我所有的朋友中，曹亢属于一个异类。他从小开始就疯狂迷恋《古惑仔》，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做真正的黑社会，为了一表决心，他在上初一的时候攒了两个星期的钱，在手臂上文了一条不超过十公分的青龙，结果文到一半的时候曹亢他爹冲进了文身店，揪着他的耳朵回到了家，差点把他给打死。高中毕业那一年，他脑子一热，去东关菜市场收保护费，结果被一个卖肉的掂着刀从东关撵到西关，从此再也不敢踏足菜市场一步。但梦想的力量是可怕的，曹亢现在也三十来岁的年纪了，还整天染着黄毛，

一边在饭店里打工，一边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组织，等待着成为一名真正黑社会的机会。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想法如此执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在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，我曾表示过自己的疑惑，他却反问我：“路飞的梦想在你看来，是不是也很可笑？”

我纳闷：“路飞是谁？”

“《海贼王》里的主角路飞啊，从小就梦想成为海贼王的人，你不知道？”

我差点把刚喝到嘴里的啤酒喷在他的脸上：“你他妈黑社会还看动画片？”

所以，说到底，曹亢跟我真的不是一路人。但他既然表示了，要来医院看看我，我也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。然后，到了下午，他真的来看我了，并且真的没拿东西。

曹亢坐在床边，一只手剥着别人送给我的香蕉，一只手拍着我的肚子问：“怎么样，什么情况？”

“没事，不太严重，打几瓶吊针就好了。”我往上坐了坐，说，“你怎么知道我住院了？”

“你不是发朋友圈了吗？”他歪着头，挑着眉，样子还真的像是一个混混，“什么这个点上吐下泻啊，简直要死过去了。还发了一张化验单的照片。”

“哦……”我又问道，“黑社会还刷朋友圈？”

“靠！”他骂了一声，把最后一截香蕉塞进了嘴里，“黑社会怎么了？黑社会就得茹毛饮血穿兽皮树叶啊？”

我注意到他颧骨的地方有些青，好像是一处瘀痕，便问道：“你的脸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“江湖事，你不懂。”

我是不懂，不过我估计，他应该又是跟饭店里的厨师打架了。

“别老跟饭店里的师傅打架，”我说，“怎么说这也是一份工作，好好干。”

“好好干什么干！老子能跟你们一样吗！”曹亢恨恨地把香蕉皮丢进垃圾筐，“出来混，就讲一个‘狂’字！我非英雄，广目无双；我本坏蛋，无限嚣张！谁无虎落平阳日，待我风云再起时；有朝一日虎归山，我要血染半边天；有朝一日龙得水，我要长江……”

我打断他说：“别他妈意淫了，你脑残小说看多了吧。”

“嗨，你不信我，”他急道，“有朝一日，老子非要让你看看什么叫……”

“查房了！”小护士走了进来，叫嚷了一声，示意所有人都安静一下。会诊的几个大夫走进来，挨个病床检查着病人身体的恢复情况。我邻床住的病号姓秦，我们都叫他老秦，主治大夫走到他床前问：“老秦，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好多了，”老秦说，“最近消化和上厕所都很正常，就是小肚子那里时常有点坠感。”

大夫说：“你把衣服掀起来一下。”

老秦把上衣掀起来，大夫将手按在他小腹处，轻轻地按着，寻找老秦的痛点。老秦的肚脐露出来了一半，上面文着一条色彩斑斓的大龙——我也不清楚应该叫什么龙，因为龙的身子只露出了局部，剩下

的部分都在衣服底下隐藏着。

“卧槽，”我听到曹亢低低地感慨了一声，然后说出了这种文身的专业名称，“盘身龙啊。”

- 2 -

查房的医生走了以后，曹亢立刻坐到了老秦的床边，无比恭敬地问：“大哥，您姓秦？”

老秦警戒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怎么了？”

曹亢立马有些激动：“刚才的文身……要是我猜得没错，您应该就是道上的前辈，绰号‘花皮秦’的秦大哥吧？”

老秦先是怔了一下，然后又慵懒地翻了一个身：“小伙子，你认错人了吧。”

“人我可能会认错，但这条盘身龙我绝对不会看错。据我所知，在本县道上混的，有史以来文盘身龙的大哥只有一个。盘身龙硬得很，不是谁都能扛得起来。想当年，您为了在按察司街立棍，手里拿着两把菜刀，一个人对付十几个人，从按察司街一直砍到共青团路，您手起刀落，砍翻了好几个，硬生生地把他们给打散了，从此江湖上就有了您的传说：老秦一怒，血流漂杵……”

“停停停，再说下去成武侠小说了。”老秦又把身子翻了过来，瞅着他，“你到底是干啥的？”

“真是秦大哥啊？”曹亢激动得平地跳了一下，“秦大哥，别人都叫我火曹，我是你的崇拜者！”

“火曹？”

“火曹是我的绰号，我姓曹，因为脾气比较火爆，兄弟们都这么叫我，”曹亢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，“我也是道上混的。”

老秦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：“道上混的？你哪个道上混的？”

“民主大街向南一直到解放路交叉口，全是我的地盘，嘿嘿，小地方，小地方。”

“民主大街……”老秦思索着，“我记得民主大街那边，光派出所就五六个，你怎么混？”

“也没怎么混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都是街坊邻居……”曹亢支吾着，“就是混个脸熟……我还没成什么气候，等成气候了，我也文条盘身龙。”

“盘身龙？呵呵，兄弟，给你看看吧。”老秦笑了笑，把病号服脱了下来，露出了肚脯上那颤悠悠的赘肉。但吸引我的并不是他那身肥膘，而是从左肩一直绵延贯穿到右后腰上的那条盘身龙——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半条盘身龙，从肩膀到胸口上的半个龙身像被什么东西给抹去了一样，变得模糊不清。

“这……”曹亢张口结舌。

“当年去医院洗的，”老秦低着头拍拍胸口，“可实在是太疼了，洗了一半受不了，就放弃了。洗这玩意儿，可比文的时候疼多了。”

曹亢的表情真是“暴殄天物”的鲜活诠释，通常我们看见漂亮姑

娘坐进肥胖大老板的豪车里骂一句“好×都让狗操了”的表情才是这样。他恨不得上前去揪着老秦的脖子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仿佛这身花皮不是别人的，而是长在了自己身上一样。

“为什么啊，这么霸气的盘身龙，为什么要洗掉呢？可惜了，可惜了……”曹亢的眼神开始涣散。

“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能进个单位，拿份工资，有个医保，以后能吃得上饭，看得起病？我当时去好几家单位应聘，人家都有明文规定，不能文身。我没办法，想去医院洗掉，洗一半就放弃了，后来找到人家单位的领导好说歹说，总算是给我开了个后门，让我进去了。就因为这一身破龙，我在单位里干了这么多年，连个副主任都没提上。”

老秦的话明显让曹亢有些接受不了，他不敢相信地问：“您工作啦？”

“废话，不工作我吃啥喝啥？”

“以您当年呼风唤雨的实力，完全可以去收保护费啊。”

“保护费？”老秦嗤笑一声，“火曹啊，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现在大家都淘宝了，做电商。电商你懂不懂？你去网上收保护费啊！你睁眼看看，满街都是手机，满街都是电脑，资金流动一分钟几十万上下，你去收保护费？收劳什子保护费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曹亢嗫嚅着想要争辩。

“你说你在民主大街混，你告诉我，你是去居民小区收保护费，还是去派出所收保护费？”

曹亢无言以对，老秦拍了拍他肩膀说：“小兄弟，时代不一样了，把跑江湖的那一套心思收起来吧，不合时宜。”

曹亢走的时候格外沮丧，我送他到医院门口，忽然想起来一个问题：“你的绰号为什么叫‘火曹’呢？”

“我不是……”曹亢啜嚅着，“在饭店里干厨子嘛。”

- 3 -

其实，有个在道上混的兄弟有时候还真是好使，哪怕是名义上的。那天我跟朋友在北门大街吃饭，因为上菜顺序的问题，跟邻桌的几个人起了冲突。对方一个戴着大金链子、留着光脑壳的彪形大汉站了起来，拍着桌子朝我们吼道：“他妈的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人过来灭了你们！”

饭店经理急忙过来圆场，答应两桌的餐费今天都免了，再多赠送一个菜，以求息事宁人。可大金链子不依不饶，一边拿着手机拨号一边扬言：“惹老子上火，有种你们别走，我今天非得弄死你们。”

我当时喝了几瓶啤酒，也有些火大，拍着桌子跟他对喊：“叫人是吧？好，今天咱们谁也别走，看谁能把谁弄死！”

冲动是魔鬼，冲动之后我就蒙圈了。叫人？上哪叫人去？我就一老老实实的上班族，身边的朋友同事不是白领小资就是知识分子，还有一堆娘炮，别说打架了，看个武打片腿都哆嗦。我寻思半晌，终于灵光一现，拿起手机拨通了曹亢的号。

电话那头很嘈杂——噼里啪啦切菜的声音、鼓风机的声音、炒菜

的声音，貌似十分忙碌。为了抵抗噪音，曹亢的声音很大：“忙着呢，什么事，你说！”

我说：“在北门大街，有几个人要弄死我，你能不能过来看看？”

“啥？”

我也觉得有些勉为其难，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不方便就算了，你先忙吧。”

“方便！怎么不方便！”曹亢突然就兴奋了起来，“你让他们他妈的等着，老子十五分钟后杀到！”

说是十五分钟，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，一辆面包车就“嘎吱”一声停在了饭店门口。曹亢领着七八个人走了进来，嘴里叼着烟卷，手里拎着菜刀，要多屌有多屌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拉风，以至于他进门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好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。

不过我定睛一看，很快就发现这七八个人里有好几个熟悉的面孔，有两个是曹亢的表弟，一个是他们饭店里配菜的，一个是他租的单间小二楼的二房东，还有一个竟然是顺丰的快递员——我可以肯定，虽然他脱了马甲，但我至少从他手里发过不下五个快件。曹亢带着这群来路不明的人浩浩荡荡地杀了进来，把饭店里的顾客经理和服务员吓得大惊失色，两股战战，几欲先走。

我也感觉事情闹得太大了，急忙拉住曹亢，小声地说：“你怎么叫了这么多人，还掂着家伙？我就是想让你过来，帮我撑撑面子就过去了……”

“出来混，就讲一个‘义’字！”曹亢用没拿菜刀的那只手拍在了我的肩膀上，“欧阳，你是我兄弟，谁他妈欺负你，那就是跟我曹

亢过不去！今天这事，你别管了，那个跟你叫号的家伙是哪个？”

大金链子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举着手机哆嗦着说：“我告你们……你们……你们别乱来……这事我已经报警了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我们就听到了从相邻街道上传来的警车鸣笛声，刚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曹亢像收到了阎王爷的催命符，脸上的神色一下子就变了。我也急了，朝着那大金链子骂道：“操你大爷的，你不是说叫人吗，怎么又去报警？你他妈到底是不是出来混的，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！”

曹亢拉着我就往外跑：“还跟他说这干啥啊？赶紧跑路吧！”

我懊丧地摇摇脑袋，跟着他们夺门而逃。这种感觉就像我上小学的时候跟同桌打架，约好了放学后北门一战，结果我去了，见到的却是同桌叫过来的班主任。那种懊丧足以打消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雄心壮志，让我感觉生活本身就像是一场恶劣的玩笑。

我们跑得再快，也跑不过警车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敢跑得太拼，以免给警察们造成负隅顽抗的印象。所以没过几分钟，我、曹亢，连同他的两个表弟以及饭店里的同事，还有那个二房东和顺丰的快递员相继落网。被民警反剪着双手塞进另一部警车里的時候，曹亢脸色阴沉，一言不发。我唯恐他会犯什么邪，朝着那边大喊道：“他是我的朋友，他只是个厨子！厨子！”

民警朝我后脑子上扇了一下，说：“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！”